



9朵绽放的“小梅花”

——少儿版绍剧《劈山救母》诞生记

文/记者 王肖君
通讯员 陈文澍 王新江
摄影/通讯员 陈文澍

“你看那山高路远，寻不见生母好心焦——”

聚光灯下，“沉香”为救母而来，手持宝斧在云雾缭绕的山峰前四处探望，而他的生母三圣母就被镇压在谷底。

此刻，母子离得那么近，又那么远。

带着对母亲数年的思念，“沉香”开口唱出了开头那段饱含深情的话……

这也正是由萧山绍剧艺术中心指导、楼塔镇岩山中心小学绍剧传承班表演的《劈山救母》中的一段剧情。

今年7月，岩山中心小学绍剧传承班的9名孩子代表浙江省登上第27届“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”活动舞台，凭借出色的技艺和演出表现，获得了“小梅花集体节目”称号。

戏里，“沉香救母”历经艰险。戏外，《劈山救母》剧目历时两年，经历了换角、小演员变声、练习场地更换等多种“风波”。直到最后一场戏在上海谢幕，如潮的掌声淹没比赛现场，戏里戏外的种种不易，在那一刻都化作了“值得”的感叹。

上周末，记者重返岩山中心小学绍剧传承班排练现场，试图在这间朴素的舞蹈房里，拼凑起过去两年的时间碎片，还原少儿版绍剧《劈山救母》的诞生之路。



《劈山救母》简介：

《劈山救母》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之一。其故事情节为圣母与刘彦昌成婚，生下沉香后，二郎神将其压制在华山之下。十五年后，圣母之子沉香长大，习得一身武艺，来到华山，与二郎神和天兵天将斗争，最后劈开华山，救出母亲。

■选角

沉香、二郎神、三圣母和六个天兵天将。

《劈山救母》的角色不多，总共九个。排练这部戏的时候，恰是绍剧传承班“青黄不接”的时候——上一届《盗仙草》节目刚表演完，高年级的学生们即将毕业。

曾经热闹的舞蹈室一时间冷清了下来。

《劈山救母》总负责人应国文清点了一下人数——九个孩子。“全都得上，不然，舞台上的场面就会有些‘小气’，不好看。”

这也是绍剧传承班一直以来的痛点所在：刚培养出的孩子，感觉有了点苗头，但眨眼就要步入初中，排练老师们不得不重新培养一批。

这似乎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“魔咒”。怎么破解好呢？

排练老师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路径：以两年为限，每两年出一个精品节目。这对传统绍剧班底的养成而言，已经是将时间压缩到不能再压缩的无奈之举。

台下十年功，学的就是唱、念、做、打基本功，但为了短时间完成一个成品剧目，应国文只能放弃部分基本功的培训，而主抓下部戏里会出现的功夫。

“劈山救母这部戏，平时练功我主要让孩子们练抛枪、耍斧。等到正式排练，就可以像是组装产品一样拼装起来。”应国文想出来的这种分模块训练方式，有点像古代建筑“营造法式”的思路。

12岁的陈函轩是沉香的扮演者，他是几位老师集体相中的：“这批孩子里，他的领悟能力是最好的，一点就通，也肯吃苦。遇到不顺的地方，他会回家慢慢捋顺。”

《劈山救母》最精彩的部分，便是前半部沉香的独戏，大舞台之上，凭借一人掌控现场的氛围，全靠小演员的表现能力：武戏要精彩，唱腔要有力，眼睛里更要“有戏”。

“一身之戏在于脸，一脸之戏在于眼”，五官中除去多样的色彩后，只余下的一双亮眸，不加修饰，还要能传情达意。

正如《梨园原》中写道：“凡作各种状态，必须作眼先引”。沉香救母的急切，与天兵交战的坚定情感，在肢体、嗓音的表演外，就是利用眼神传递。

定主角也不是件容易事，陈函轩性子太爱完美，一开始给他设计的动作难了一些，念白多些，一下子接受不了就打退堂鼓，几次想要退出这部戏。后来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，才把他追回来。

中途也不是没有想要换人顶替，排练老师挑了其他的一男一女，但觉得演出的“沉香”始终少了点韵味。或是唱腔不行，或是动作不够到位，选来选去，还是函轩的沉香，最沉香。

■改戏

戏曲二字，分量皆重，但无可置疑的是，脚本作为一切的基础，承载了一部戏的灵魂。

《劈山救母》的脚本是应国文根据成人戏改编的，把故事冲突浓缩到了12分钟内，集中展示“救母”这一环节。

为什么要选择这部戏参赛呢？

应国文认为，《劈山救母》是绍剧的经典剧目，接地气、有人情味，也更能引发观众共鸣。但要让小演员们“吃得消”这部大戏，必须删改。于是，应国文对脚本进行了删减、调整：绍剧一开嗓，余音悠长，就将唱腔部分缩减，把十句精简到两三句；把“漂亮”的群武戏提上来；把一些能够展示技巧的场景保留下来……

绍剧还有一个重要关口就是绍兴方言，有的孩子来自外地，听老腔调的绍兴话，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扮演沉香的演员就是个外地孩子，这让负责唱腔设计的倪秀盈着实苦恼过一段时间。

“我先用拼音一点点教他，然后再问他们那儿的方言有没有差不多的音调，让他照着这个音调去念。”刚开始排戏那会儿，倪秀盈经常坐在教室里看着他们排练。

眼睛跟着沉香的动作，嘴里哼着小调琢磨怎么设计，“还有一点特别难，就是绍剧的自由唱法，对于孩子来说，可能控制不到位，这味道就变了。”

《劈山救母》里沉香的唱腔，倪秀盈换了种方式——以有节奏的“上下小楼”和“哭相思”曲牌来替换自由腔，“对于孩子，这样更好唱些，而且曲牌相比自由腔稍微短一点，也适合这部戏。”

唱中含情，应国文最初和孩子讲戏的时候说，沉香这个故事有孝道，也有人与天庭对抗的不畏强暴的精神展现。

对于这种内涵，孩子们太小，尚无法理解！

他们只能模仿，倪秀盈唱一句，孩子们学一句，不单是学唱，还要看老师的表情，到底如何用眼珠、脸部的肌肉和眉毛来表达痛苦、思念、坚毅等。

唱多了，演多了，陈函轩也能与沉香产生勾连，直到走上最后的舞台，“那一刻，我就是沉香，沉香就是我。”



■排戏

始于兴趣、终于坚持、成于热爱。

对于“沉香”陈函轩来说，《劈山救母》与自己的故事便由此展开。

“最喜欢沉香的打戏，独自与二郎神和天兵天将战斗很燃！”在陈函轩眼中，自己有幸被选为男主角，有着大篇幅的打戏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只是两年前的他还未意识到，等待自己的是反复枯燥的练习。

“走——腰挺直，注意眼神！”在岩山中心小学绍剧传承班排戏现场，小演员们一圈一圈走在场地上，“咚咚咚”铿锵有力的脚步声一如孩子们坚定的信心。

两年来，像这样的唱、念、做、打基本功，小演员们往往一练就是一天。戏份最多的沉香，排戏压力自然最大，高潮部分他还需要手持2斤重的斧头完成表演。刚入选主角时，陈函轩仅1.30米左右的身高，瘦小的他显然有些吃力。

有一次，排戏时的斧头砍到陈函轩的小手臂，瞬间的疼痛让他一下子败下阵来。

“第二天才发现手臂上有一大块紫黑色的淤青。”受伤的陈函轩只能坐在一边看小伙伴排练。由于没有主角的配合，大家只能先练习唱腔、群戏等部分。陈函轩看在眼里，心里十分着急。

“不想让大家因为我受影响。”仅休息了10多分钟后，他再次拿起了斧头……

二郎神，招招式式都有气势，仿若是真那天神下凡，背后亦离不开扮演者俞铭涵日复一日地要枪练戏。12岁的他前段时间去考了几个戏曲学校，有不少老师夸他有灵气。

胡静宇是三圣母的扮演者，记者见着这个小姑娘时，指导老师正单独对她辅导。“她就是我们下部戏的主角。”应国文的语气里带着些骄傲，但首尾又垂了下来，“就是太爱哭了，一边练一边哭。”

小姑娘虽然爱哭，却从没说过要退出的话。她的泪水更似一种急切的表情——想把动作马上练到位的紧迫感。

当天，她在训练一个转圈的动作，却怎么做都站不住。指导老师一直鼓舞着她：“太棒了！你做得很好了！我们还需要……能做到吗？”

此时，胡静宇眼里已经含着泪光，她没休息，对老师的指导频频点头，再来一次的旋转，直到记者离开，她还在跳着。六个天兵天将分别是梁国庆、向逸辰、杨明睿、刘宇轩、章鸿煊、吴帅扮演的，他们的年纪都在12岁左右。

你能明显感觉到这群孩子身上是有“团结感”存在的，即使是配角，他们也尽自己所能，将戏演到完美，即使是训练时间漫长，即使是基本功枯燥……

“在台上光芒四射的打戏背后，有着无数个这样痛苦坚持的时刻。”在岩山中心小学工会主席俞利伟看来，排戏的苦与乐，都在这咬咬牙的坚持中。不仅仅是体力上的痛苦，更是遇到瓶颈时心里那一道难关。

岩山中心小学在萧山与富阳交界处，有40%左右的孩子来自外地，几乎都有着这股子韧性。在岩山中心小学校长董林峰看来：“大山里成长的孩子们能吃苦、会吃苦，也不怕吃苦，这也是绍剧传承班10多年来，能在岩山中心小学落地生根最重要原因之一。”

■成戏

一部《劈山救母》，从导演、选角，剧本、排练，到服化道定制，最终呈现在舞台上的，仅有短短12分钟。

而这12分钟的演绎，从每年的中小学生艺术节，到区级、市级、省级，一路过五关斩六将，乃至登上了国家级舞台。

现场的震撼，我们没有看到，但从校长董林峰的口中可以得知，震撼必然是深刻而热烈的。其实，早在去年的楼塔镇教师节晚会上，还未完全成熟的《劈山救母》就已作为开场表演第一次亮相了。

“没有铺垫，没有介绍，孩子们扮上角儿直接登台表演。”董林峰说，沉香一开口，立马抓住了无数观众的眼球。

到了劈山救母环节，伴随着精彩的打戏、扣人心弦的情节、舞台灯光音效的加持，很多平时成熟稳重的老师、企业家们都被孩子们调动了情绪，纷纷站起来鼓掌、呐喊。

“孩子们文戏、武戏都表现得十分精彩，唱出了地方戏绍剧的韵味。”董林峰是萧山南片人，从小耳濡目染的绍剧在他心中铭刻了深深的烙印。他没想到，高亢激越的唱腔和豪放洒脱的表演，会在一群十几岁小娃娃们身上活灵活现。

在准备充分的一年后，《劈山救母》更加成熟可观。“奖项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，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戏曲、喜欢戏曲，来传承戏曲。”这是应国文和绍剧团队的初衷。

一部戏成，一种戏活。绍剧传承班自2012年开设以来，走过了培养、普及、基地打造等多个阶段，不仅在楼塔找到了传承的苗子，还为7名孩子铺就了专业化戏曲之路。

“冰雪林中着此身，不同桃李混芳尘；忽然一夜清香发，散作乾坤万里春。”以“戏”育人，绍剧这个文化瑰宝，就在大山中，在年复一年的坚守中，开出了越来越多的“小梅花”。

